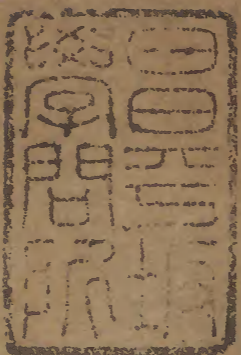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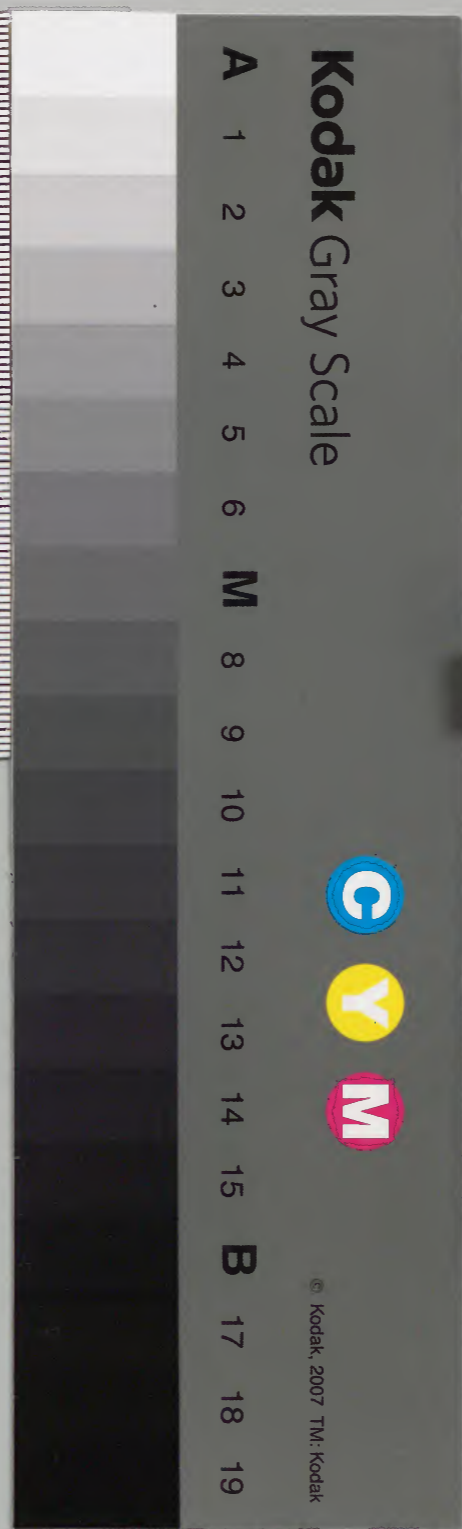
左國腴
三四
下



漢書門			
八	三	七	九
六	三	九	號
三	函	架	類

內閣文庫			
八	三	七	五
三	函	架	類
二	三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75
冊數	3 (3)
函號	274 170



國史

精文如江大我周

將征伐也命魯公孫子先三

夫長我而時動動則威制則

之錄以載千戈載樂弓矢我

不之錄之先王之於武也我

其帝州則利之御以文之使

其德而長我故能保以

其德而長我故能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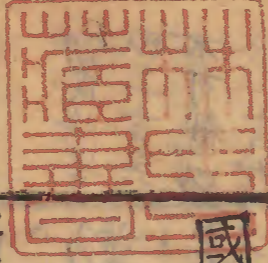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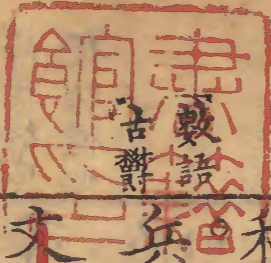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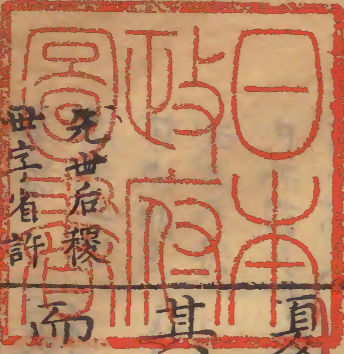
國典

謀父諫征大戎周語

淺草文庫

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

夏先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
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布



死世后稷
田字省評

國典

三卷

一

多語
周先世世
擢德即至
武王不待
已而觀兵
畢竟為民
除害終成
猶耀德也

勤民除害
以上言兵
不可觀以
下文言犬

我無罪不
須觀兵也
先王之制
大抵治內
者詳治外
者略旬服
最近故曰
祭荒服最
遠故終王
謂性父終
子代之時
一來見王
耳他時則
否也今自
太畢伯任
之終也犬

國月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
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
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弈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
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
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結。二。句。應。不。觀。兵。先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
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

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再。一。疊。更。有。波。日祭月祀時享
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
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
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
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任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國典

三卷

戎氏各以其職來王正合終王之典矣天子征之却不惟他不供時享四時來享乃賓服之事而豈可以責荒服哉故曰子必以不享征之此句極細極婉且

鄭字下得最好正猶隄防之郭求也防口防川千古

臣服

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大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觀示也若以兵為玩弄之具而時時耀示於人也夫兵平時歛戢而有時偶動則人以其不常見而畏之若時時觀示則人狎而不畏之矣譬如雷霆以其不常聞故聞者心悸此理最精

召虎諫監謗周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聵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

國典

三卷

三

國牒
教誨者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
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
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
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於彘

監察也監謗已非而決於巫者之口幻而難憑枉害尤多

雅亦

先操數語
喝起一篇
精神與觀
兵篇同

始終叙一
典故而極
該練極透
迤步又有

虢文公諫不藉田周語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
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
史順時視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辰正日月底
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
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

國典

三卷

四

致語又追
琢他文少
清此體

饗醴見重
其事也只
一饗醴叙
作四五句
不見其複
更慶其典
此處悟文
去

班三之王
類大牢班
嘗之此文
法雖隔在
兩處而遙
相應和歆
嗅其氣也
嘗咀其味
也終食則
盡之矣大
抵尊者主
簡也

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先時五日點綴情景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
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
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
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
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

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
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
于藉東南鍾而箴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
紀精神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
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
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鑄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

國月

三卷

五

神一講武
傳說文字
出沒變化
處

國。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
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
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率合可笑

仲山甫諫料民周語

吾人法制
妙在不為
而為、以
不為即料
民一事可
見也只這
幾協字鍊
洋好便覺
蒼蔚森發
動人
文字宜忌
應、易盡
一文整栗
得審之以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
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
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
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
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
焉不謂其守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

國典

三卷

事數語方
覺餘文歷

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
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
滅

示少謂使諸侯聞之知吾民卑寡也惡事謂
事煩擾可厭惡也

襄王拒晉文請隧周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
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
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
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
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
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

襄王拒晉文請隧周語

光錦玩之
虛婉深至
有餘味即
盤辟俯仰
無不令儀
當為周語
第一篇
見得天子
自奉皆從
薄惟禮不
可假借

博詳古與
而寓意則
甚玲瓏所
以難也
冲婉用其
斧鉞妙甚

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
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
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
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能
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
倘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
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
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

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
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隧有兩說一說天子之葬禮闕地通道曰隧一
說天子都城之外為六卿六卿之外為六隧今
晉亦欲備其則愚意隧必大禮其文物周倘故
晉文公艷而請之不止於闕地通道而已後說
又於文采不切守府謂守故府典籍而已不能

及遠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及遠也', '王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 '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 '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 '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 '乎鼓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 '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

倉葛不服晉周語

王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國語文字
古而博獨
必簡嚴此
篇則步步

道緊矣詞
令連珠此
為第一其
中句法字
法不可勝
檢略舉之
如使無有
遠志此羸
者陽也唯
官是徵夫

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
德是以未從於晉開端四語直切接得優裕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
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
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
乎鼓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
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

陽豈有裔
民何等雋

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
言○文○當○顯○用○武○當○隱○用○此○意○甚○
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
深○與○首○篇○心○同○
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
好○餘○波○
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
也乃出陽民

辨於神明

君分有等
故不敢以
草禮之安
擬於王公
神嘗
婉而庸

定王饗士會殺烝周語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范子
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
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
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

華夷有別 故不忍親 戚之誼等 體薦即體 委與之然 薦字不如 委字得體

數句又見 王公諸侯

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浚輕儻貪而不讓其血
龍業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
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
弟以時相見將餼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
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
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冪敬其祓除體解節
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

非大事則 宜不得有 飫使臣特 卿耳敢於 全体乎語 更嚴恪

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
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僂時宴不淫月會旬
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以象周旋序
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
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餼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
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法

烝升也皆謂升之於俎也全烝用牲之全體若

今之祭牲矣房烝用牲之半體若今之卓席五牲矣穀烝體解節折可食若今之穀饌矣全烝是天子祭郊廟之禮房烝是天子饗諸侯之禮穀烝是天子宴大夫之禮士季所聞無毀折蓋指房烝立飲者言耳不知大夫不可僭諸侯也至戎狄則體委與之如項羽賜樊噲一生彘肩之類蓋房烝全烝是至敬無文體委與之是簡略無文雖俱用牲體意自懸殊今士季既不可

上僭諸侯又不可下混戎狄故惟折俎為宜耳古之飲禮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房烝亦不可食以其不坐謂之立飲諸侯飲後仍有宴大夫則不飲而徑宴以此有別耳歲飲時宴者飲是大禮故稀行宴是常禮故頻舉也

老泉論文云舒而如雲廣而如鱗可謂曲盡體態也且如視遠步高意本杜絕他却斐然不窮也過代三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疊調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之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諂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添言與聽變化出入葵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罷

意欺行有餘他却穩叙道古詳略得體伸為妙品

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債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透季伐犯則陵人透則誣人伐則擯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怨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精二語國德而鄰於不脩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

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且目口足四威儀半喪則其身有咎盡喪則其國必亡晉侯視遠步高是爽二也是以云其有難耳爽忒也結法甚古

世子諫壅川周語

潛又大篇不難而其
中跌宕反復之妙可知而不可言是為難

語多淵邃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庠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之虞之

不能治水
者得禍

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
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
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
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
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
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
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數汨越九原宅

淵邃

能治水者
得福

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仄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
火無災燁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
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申呂雖衰

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惛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人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餽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

興廢之感
往復百折
無限情致
無限警醒

叠引人言
皆有奇味

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寔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

國典

三卷

十七

國。月。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單。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

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蘇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滅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亡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畝畝由欲亂民也畝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

感慨排蕩
不窮

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
 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
 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
 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
 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
 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
 王王室遂卑

餘波
蕩漾

流水為川潴水為澤防則鄣之使止竇則決之

使流此與墮山崇藪皆反逆天地之性故古人
 不為柳子厚以為水溢害國豈可付之不理愚
 謂治水者當順而導之今壅之既失水性又以
 崇飾宮室是不畏天戒也故子晉非之玩其文
 有裁成輔相之遺意焉豈可輕訾耶

大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故
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
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

僖公請復衛君魯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醫
亦不誅滅○綻○在此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
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
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
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
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句○法○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

又善自為
謀

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
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
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王二十鼓乃免衛侯自
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
聞其減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
境不敢反君

只在醫亦不誅上看出晉人諱殺國君可以請解此是
明眼人所引五刑無隱發意圓暢向後步步生色

里革更書逐言太子僕魯語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
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
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
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
識窮固又求自邇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違命
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
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

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滅，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滅，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按左傳季文子黜莒僕使太史克對曰：昔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太史克疑即里革克革聲相近而轉耳。此奉蓋季孫實主之。

里革斷罟匡君魯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蠶發，水虞於是乎講，眾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罝魚鱸，以為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筭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鷩卵，蟲舍蜚，蜾番，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

前段幾平
叙至此一
段着且夫
二字轉折

便覺頓挫

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歲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歲罟不如真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魚以夏孕故冬春取魚而夏取鳥獸畜魚使長也。山不槎蘖以下又廣言不取稚物以待蕃息俱躋實脩辭錯綜古奧

敬姜論勞逸 魯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人皆樂沃土而處之此理淵微

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
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
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
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
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
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

敬姜春秋
間賢媛之
尤也而夫
子止曰不

之以紘經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變文法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
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
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淫目以見
女德之多
碎耳結淨
冷軟

想見古人男女貴賤各勤職業另是一等世界
今人情棄者真天之戮民也其文典而博字法
句法概多古奧

榮代夫王之臨山自土心不歸
燻如畏女效蘇瑟限育執古之備
心之臆服自燕士心不皆亦其夫
之心於歸哪之內于燕六帶命殺
衣之夫之

管仲論政齊語

魯嚴公使束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還比至
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
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
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內
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
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
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

陵為之終
一句閉刺
却是古書
如此

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
合羣變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
應比綴以度躡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
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
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
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
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嗆
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

數衍四段
如白雲淡
汗舒卷俱
聞別是一
般古趣亦
無剪裁亦
無追琢噫
嘻可與知
者道

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
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
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
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
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禮體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

蓋古者其出於農故綴此數語然亦不倫

節其用耒耜芟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鑿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襍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

國典

三卷上

廿七

不
理非進
涉非結尾

竊詳文勢為民紀統以上管仲之語猶未終而桓公突有問焉者蓋管仲所言昭王穆王猶是周家王道之遺而桓公嫌其迂緩故翦裁其語而別起問端亦猶商鞅初見秦孝公意耳篇末其罪五以下舊有有司已於事而竣一句疑衍文因後章而訛也

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齊語

相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相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不感一字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點破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

秋滿酣暢
文至此雖
欲不奇而
不能不奇
也蓋緣鄰
里即為戎
行故協力
如此

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

六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內政寄軍令者陽若治國而陰以治兵使敵國聞之但知其治國而已不為應敵之備也此管子之深謀

桓公勤政齊語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訓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

厥得楚又

數脩字亦

不惟叙事亦復推顯至隱酬遂之極妙不容言

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國
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
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
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
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勅為善
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
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
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罷與疲同無行之士女也不容於衆故無伍無
家民知不容故皆勅為善也

宋荆以不容對習成高也
荆與楚同無行之士也下容外來也無可無

桓公霸諸侯齊語

志史公封
禪平準書
能以無限
事緒隨意
錯綜然未
若此之神
品
各段叙事
鍊察繁簡
不齊而結
句一律

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
河東至於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
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
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
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
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
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

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
 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
 汜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
 大朝拖○下○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
 不解專○叙○一○事○又○是○一○法○纍兵不解翳鼓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
 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
 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
 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

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
 見客曰天威不遠穎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
 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蓋遂下拜升受命
 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換○結○法○諸侯稱順焉桓公憂
 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
 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
 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

經事
中賜
以議論

國。勝。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纆。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

筆法
屢變
而卷舒
介
谷愈精明
略似禹貢

如此方結
得佳

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刑。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溫。明。賓。胥。無。鮑。牙。之。屬。而。伯。功。立。

此篇叙事線索在手橫拈豎放無不如意如大

國
將將百萬兵驅而往驅而來隨意取勝縱橫中
有紀律紀律中有縱橫

三卷終

郤虎論伐翟晉語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
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
士蔦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
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
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
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
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

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叔虜
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後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
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卻叔虎晦其始謀而以一校之功自居近似老
士為氏術矣

公曰是豈非之也哉
公曰是豈非之也哉
公曰是豈非之也哉
公曰是豈非之也哉
公曰是豈非之也哉

使知其極
謂之之都
城而位以
鄉

優施為驪姬謀去太子晉語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
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
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
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
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
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
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

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
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而易辱愚不知避難
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此讒夫之陰計耳而刻峭深至於晉語中不多
得如云甚精必愚大非淺人可解夫優也何以
揣摩至此

齊姜諫懷安晉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
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
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
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
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也在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
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

先袂出此
情吸起一
篇精神

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
 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
 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
 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點綴語姜曰不然周
 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
 無反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
 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
 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

管子齊此
 格言

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
 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恩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
 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
 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
 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
 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
 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
 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

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內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榮嘉是以甘食偃之內腥臊將焉用之

此蓋以調
安解愠

國語不及左傳甚明此事左傳叙云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只此數十字勝國語滔滔大篇蓋曰在其上則莫知其在此也五字可省曰吾殺之矣則子必從之以下可省且此時公子未言先戒他不可以貳亦無味又無之行也四字緊相喚應便有無限精神雖多

亦奚以為然吾每讀至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輒
為拊髀久之其餘佳境亦多故吾有取而引左
氏附焉並觀之當悟於文也

曰無之妻曰行少難與也實娘各只此幾十字
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皆錄之矣公于
桑下鬻妻其土以告妻內妻內錄之而謂公
國語不及式軒甚則此車式軒錄云部行其節

郭偃論治 晉語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
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似淺言實至言

諸大夫勉趙文子晉語

篇法似季
札觀樂而
更多格言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
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
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
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
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墮風聽臚言於市
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

方以類聚
先為良箴
章法亦疏
宥

武子語似
不及諸賢
故張老後
之也

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
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
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
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
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

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勅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温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必久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乎也

借言作結
有法度之
文

悼公用人復伯晉語

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澹之役秦來謁

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
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
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
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
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
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禮文敏
厲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
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

文法再變

誠然

變文法

諗之伎鎮靜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
者道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脩之
則一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
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
詐也使為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強也使為輿
尉知藉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
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

於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
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鷄丘於是乎布
令結援脩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
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侯奄公
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
始復伯

所謂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篇法錯綜

董安干辭賞晉語

多得古
下邑之役董安干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數語亦古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
主弗忘及臣之壯也者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
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氏無二心今臣一
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
出乃釋之

以戰功為狂疾其語險怪却喜其奇

竇曄論人化 晉語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龜鼈鱉魚莫不能化唯人不能衰夫竇曄侍曰臣聞之君子衰無人不衰無賄衰無德不衰無寵衰名之不令不衰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簡子獨衰不化耳答語却客主錯出不羈取是文之活路

可為
儼然

士茁懼室美 晉語

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此正諫之言也而立意却奇諫

上面文勢
厚重不如
此承載無
力

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
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
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
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
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蜀之後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
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
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

前止引先
君莊王此
又泛引先
狂一段不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
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
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
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
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
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
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
軍實臺不過望氛吉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

國典

四卷

十三

則一區一
反兆之易
盡

觀之高其所不度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
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
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
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
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
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此篇若無奇而敷論雍容陳勢浩漒如朝廷之

內濟濟蹌蹌具禮倘樂拜起舞蹈無佞節無簡
儀自成博大之觀今館閣文體近似如此也

肅自太軒大夫贖今詰閣文豈也
內齊齊餽餼具對斷樂拜楚殺
無外情無簡

昭王賞及鄭懷楚語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鄭鄭公之弟懷將殺王鄭公
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
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
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
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
臣何讎之為及復調賜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
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

諷諭含蓄有味

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若以子胥之復讎視之鄭公二者孰是子胥鞭尸自謂倒行非自以為是也不忍怨毒之深耳鄭公仕楚矣自不容報怨若以聖賢之道處之此兩人者遜於荒野為宜耳

巨入忠厚之至可尚哉河尚哉

文子辭梁楚語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_{句○精○}不知_{味○蓄○而○婉○}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能自壽言能自保不叛耳至子孫則不可知

子高諫子西召王孫勝楚語

論勝之怙
亂而不可
適及覆盡
乎情雖曠
折稍過中
有造心警
目之語
當公蓋俠
夫之立然
語者故曰
復言而不
謀身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
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為用之曰吾聞之勝直
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
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泚復
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益人詐
也彊恐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泚
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為用之彼其父

皆不在則
皆不在則

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
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
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
周也足以益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以不仁
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
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猷既而得
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
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

必子西當

至執言乎
仁人耐得
親近又耐
得疎遠不
仁之人無
適而可

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
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
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
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
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
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
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
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

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
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
青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為之關籬藩
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
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
善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教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
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
貝水邴歇閻職戕懿公於圍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

榭魯圍人牽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諸稽郢行成於吳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天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猶與之辭
波屬雲委
其美詞而
言練也其
語調而裁

國勝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

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
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筮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
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秣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
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之
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左傳天葩獨秀之文也國語五音繁會之文也
觀此等辭命可見

吳王殺申胥吳語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
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
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
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
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
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劔而對曰昔吾先王世
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

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
 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
 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
 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
 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
 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
 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
 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

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
 投之於江

虢公敗我而卜偃識其必亡夫羌勝齊而子胥
 哀其短祚其理一也

他人說此時宜讓晉一步不知此時轉要爭先他人說此時孤軍在外不敵晉不知正是孤軍乃肯接命做事此近有英雄識

國典

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滿而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恐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喙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

想見慷慨任事

齊武子云入人之國深倍城邑多者為死地投之死地而後生即此云絕慮無遷也

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揚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說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

揚疾也留徐也其歸

國典

四卷

廿四

乍疾乍徐
使人不測

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上
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繫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
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攤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
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柁十旌一將
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柁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
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
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
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

想見張皇

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
一里昧明王乃秉柁親就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勇
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
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
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
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據來告孤日夜
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

詞命俱敏
治

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
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誰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
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
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
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
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故作此懷駭之事自到於客前以酬客董
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小則嬖妻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徒許
者謂許之

當有名庶
不示太弱

也下文俾

吳去僭號

乃許先軟

是也

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

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

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請貞於陽卜叔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

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

以顧在余一人抑揚、淨、體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

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

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

借喻醒切
有諷諭

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
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
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還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
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
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
郭焉而過之

甚矣人之以成敗論英雄也王孫雄意氣駭

且所建策能使夫差少延歲月之生抑亦有識
略者觀其言者危事不齒則年少位卑非平日
從君於昏可知而今人直以吳不救亡遂一概
抹殺謂雄謀不足道甚者詆之與伯嚭同類蓋
亦冤矣余幼讀此文賞其奇用為之昭雪若此
云

亦矣夫余以龍以文賞其音用武之昭雪其知
林森附其監不足與其音應之與由疏同歸蓋
其亦隨其言其亦事不齒限平少計事非子自
其亦隨其言其亦事不齒限平少計事非子自

色胥語在
前今刪

五人各進
言而王各
以一字斷
之甚奇峭

越王狗軍入吳吳語

越王句踐迺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
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
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色胥既命
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
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
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若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進對曰審物則可

至於審聲
獨曰可矣
者蓋元戎
專執祀鼓
審金鼓之
聲則進止
皆當也

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

箕君臣夫
婦訣別之
際感慨
斷焉出如
畫神品

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徙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

備紀軍令
酌千恩威
莫乎下情

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
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
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
禮已重矣子歸浚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
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
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

末路大狗
更有神采

曰有眩矜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戊有大事子有眩
矜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
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
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
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
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還而不退左
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遂敗吳師

而不去... 吳許越成... 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

吳許越成越語

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

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
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
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吳越皆水鄉之國同在一區勢必相并而後已
吳乃舍越而爭衡於上國夫吳雖勝上國不能
越數百千里而有其地也勝越實能有其地此
子胥之所以汲汲於菑越也哉內外傳所載子
胥諫辭不一此窳透徹

范蠡諫伐吳越語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
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柰何范蠡
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
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
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
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

范蠡蓋本
老氏之道
者此篇論
用兵治國
却往達臣
道家言宜
執玩之篇
首持盈定
傾節事三
意作綱下
面錯出應
合奇搭也

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
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
奇○至○之○語○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
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
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
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
○再○一○卷○跌○妙○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

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
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
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
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
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
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古人自量
量入俱審

國典 四卷 卅三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無。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地。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

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稴。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疆。而。不。剗。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

再審前案
稍增其辭
出入變化
更古

國賦

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

越語上篇主大夫種下篇主范蠡也故其詳略

互異

其圖之於蠡也曰四接之內百城之重和

其圖之於蠡也曰四接之內百城之重和

其圖之於蠡也曰四接之內百城之重和

其圖之於蠡也曰四接之內百城之重和

其圖之於蠡也曰四接之內百城之重和

句踐謀伐吳越語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
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
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
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
彘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
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克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
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

有不予不
予云者今
未予而待

國賦

山卷

卅五

將來也句
法甚古甚
奇

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諂
喜優憎輔速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
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
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

逆者勝敗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
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
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
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
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
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

國典

四卷

廿六

教以宴樂
者欲其自
弱使吳玩
而志其備
也善深謀

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
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
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
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鈔天
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
有之曰饑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柰何范蠡對
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
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反王曰諾遂興師伐吳

椰子厚言越之下篇尤奇峻只如此數節委蛇
轉換情致攬人也

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

言也臣聞之待時無急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者之

也。之。王姑待之。至於。五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有之。曰。能。飯。不及。盡。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轉。與。計。廷。對。入。也。行。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之。亡。子。言。廷。之。不。滿。大。音。刻。只。此。樓。樓。委。按。

范蠡諫戰吳越語

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對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已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

家亦謀

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
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
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徙其所剛疆以禦陽節
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
皆奇語天地之灾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叅之盡其陽節
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疆而力疾陽節不盡
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取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
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宴無

結歸本旨

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疆而力疾王姑
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大桓敵用剛我待他氣力衰歇時取之故曰陽
節不盡輕而不可取也敵用柔我待他忍耐不
住時取之故曰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也兵家
尚右設右以為牝謂崇尚柔弱益左以為牡謂
潛蓄剛壯舊說以陣法言者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范蠡輕舟遊五湖越語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
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

慨慕不已
讀至此令
人傍徨久之

國鼎

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今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王正之

國鼎四卷終

